

第一章 一覺醒來在窯洞

溝領地，黃土揚，一年一年餓肚腸。

楊柳兒蹲在自家大院的土坯牆下曬著太陽，二月初春的陽光少了夏日的暴烈和寒冬的冷淡，分外溫暖又柔和，但她心裏卻像結了一層堅冰，除了冷還是冷。

「呸、呸！」一陣風捲來細細碎碎的黃土，直接灌進她的嘴裏，讓她的童謠還沒等唸完就直接嚥回肚子。

一個村裏的嬸娘勾著筐子經過楊家門口，見她這般狼狽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招呼道：「柳丫頭，不是病剛好，怎麼跑出來吹風？趕緊回去吧。」

「多謝嬸子了，家裏悶，出來坐會，好得多了。」楊柳兒抬起頭，擠出一抹笑。小小的少女，因為久病臥床，膚色白了許多，加上那不同於村裏其他女孩子的精緻眉眼，讓那嬸娘心裏倒生出三分憐惜，待得囑咐幾句離開時，她心裏還忍不住嘀咕，「怪不得楊家這丫頭難養活，從小七災八難沒斷過，瞧著就不是黃土人家留得住的，不知道將來便宜了哪個富貴小子。」

楊柳兒不知道這嬸娘暗自替她的終身大事犯愁，當然，就是知道了也不會理會。

她如今滿腦子都是吃飯，吃頓飽飯，吃頓好飯！

這願望逐漸升級，若是讓人聽到都會覺得驚奇，嗤笑道這算什麼願望，隨便找個飯館，或者自家買些好菜，不過片刻就能吃得肚子圓滾滾的。

可惜這願望對楊柳兒來說真的就是比登天還難，因為，她不是原來那個楊柳兒了。這話聽起來有些古怪，她雖然自小就姥姥不疼、舅舅不愛，爸媽也是愛財勝過她這個女兒，但好在她物質生活很充足，又會自己照顧自己，大學畢業後也沒有進什麼公司受職場的洗禮，而是直接宅在家裏當網路寫手，畢竟父母給的零用錢幾乎數不過來，偶爾覺得悶了就出去旅行，累了就回家繼續宅著，日子過得舒坦極了。

但許是老天爺不願意看她這輩子就這麼懶散過去，她先前不過是去西南各省遊玩一圈，盡興歸家的路上睡了一覺，結果醒來她就躺在楊家的土窯洞，搖身一變，她竟成了楊家幺女，這個與她同名同姓的十三歲少女。

年紀突然倒退一半，任誰都會歡喜，何況在現代，她的父母根本不管她，她也沒什麼人好牽掛，只是……

楊柳兒再次哀嚎出聲，「老天爺，我們打個商量，給我換個地方吧。這裏太窮了，我吃不飽，我餓啊！」

楊柳兒自小沒別的愛好，就是喜歡吃，還立志吃遍世界美食，哪怕她一個人住，也雇了廚師，每日的午飯、晚飯必定是可口又美味，偶爾興致來了，自己也會下廚整治一桌好飯菜，可突然掉進這個物資匱乏的時空，楊家貧困又窮苦，讓她怎麼活啊？就是打算艱苦奮鬥，發家致富，她也得吃飽了才有力氣啊！

楊杏兒在灶間忙碌完出來，找了一圈不見自家妹妹就趕緊開了院門，正好聽到最後那句話，當即就紅了眼眶。

年前娘親染了一場風寒，一過完年就不行了，臨終之時拉著她的手，囑咐她要好好照料小妹，可是娘親前腳走，小妹後腳就倒下了，燒了兩日，好不容易醒來，

居然又添了個挑嘴的毛病。

家裏的吃食，她竭盡全力整治，但三日兩夜裏只吃了半碗麵疙瘩，照這般下去，小妹就要活活餓死了，這讓她要怎麼同娘親交代？

楊誠從窯洞裏出來，見大妹偷偷抹眼淚，也忍不住歎了氣，上前小聲問道：「怎麼了，可是小妹又不吃飯？」

楊杏兒點點頭，扯下頭上的白色布帕子，抖一抖沙土，末了，抹了一把眼淚，哽咽道：「二哥，小妹身子弱，這麼餓著也不成啊。」

楊誠眼裏閃過一抹苦澀，但臉上卻笑著安慰大妹，「妳也別著急，小妹許是病久了，嘴裏沒有味道，過些日子就好了。家裏不是還有兩斤白麵嗎？再熬碗麵疙瘩吧。明日我去城裏看看，大哥那裏許是能有些好吃食。」

楊杏兒雖然自小懂事勤快，性子也潑辣，但到底才十五歲，聽見二哥這麼說，收拾了心思，趕緊去灶間繼續煮麵疙瘩湯了。

楊誠想了想，打開院門出去，坐到楊柳兒身邊，他也不說話，就靜靜地陪著小妹吹風望天。

楊柳兒自小一個人習慣了，就是讀書時候也沒什麼親密的朋友，對於突然冒出來的家人，心裏怎麼想都覺得彆扭，這會有些尷尬的往旁邊躲了躲，老實等著二哥訓斥。

她不是聾子，方才哥哥姊姊的談話，她都聽得清清楚楚，可楊誠卻一直沒有開口，彷彿只是陪著她坐著而已，根本無意責怪，見他這般，楊柳兒心裏倒有些愧疚起來。

這家人還不知道他們的女兒和妹妹已經換了另外一個靈魂，他們對她千般呵護，萬般疼愛，她不但不感激，反倒折騰的全家不得安寧，說起來，實在有些過分了。如此想著，她正想說點什麼時，楊誠卻突然開了口——

「小妹，娘臨走的時候囑咐我們好好照料妳。可是家裏窮，讓妳受苦了。但二哥一定很快就讓妳過上好日子，妳相信二哥一次好不好？」

楊誠只有十七歲，身形頗長、容貌清俊，許是讀過幾年書的關係，眉宇間隱隱含著三分書卷氣，溫和又堅定的望著妹妹，眼裏半是請求半是疼惜，任誰也拒絕不了。

「好。」楊柳兒下意識地開口應了下來，回過神來又愧疚的紅了臉，囁嚅地道：「二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該挑嘴，但是……嗯，就是吃不下。」

「二哥知道，算命婆子早就說過我家柳兒是個富貴命。」楊誠順勢牽起妹妹的手，一面往院子裏走，一面笑道：「外邊風沙大，小心把妳吹得不漂亮了，咱們回屋去。一會煮好疙瘩湯，小妹多喝一碗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楊柳兒有些無奈又好笑，他明顯把她當孩子哄了，但這感覺……雖然陌生卻實在溫暖。

楊杏兒端了陶碗從灶間出來，見二哥和小妹說笑著走進來，陽光照在小妹蒼白的臉上，難得有片紅暈，讓她歡喜極了，於是高聲招呼道：「二哥，小妹，快進屋吃飯了，我去喊阿爹一聲。」說話間，她把陶碗塞給二哥就跑去院子，大聲朝著

窯洞上方的坡地喊著，「阿爹，吃飯了。小妹也一起呢！」

「哎，來了。」一個粗獷的聲音乘著風沙傳了過來，一個穿著青灰色襖褲，頭上包了黑色頭巾的高壯漢子很快就順著山坡走下來。許是見到病了多日的小女兒站在門口，他有些心急，直接從院牆上跳了下來，末了搓著雙手，憨笑問道：「柳兒，頭上還疼不？」

楊柳兒咧嘴一笑，應道：「不疼了阿爹，就是肚子餓。」

「啊，那就多吃飯，阿爹又開了一畝地種麥子，到了秋收，就給妳烙白麵餅吃。」楊山小心翼翼地摸摸小女兒的頭頂，眼裏閃過一抹欣慰。對於這個小女兒，他和妻子最是疼愛，可惜妻子早早走了，他這當爹的就得更加賣力地對她好了。

「快吃飯吧，一會涼了。」

楊杏兒麻利的擺著碗筷，一家人洗了手就吃起飯。

楊柳兒端著手裏的白瓷青花碗，小口的喝著麵疙瘩湯，舉起筷子想挾點什麼小菜，可惜桌子上只有一盤子黑乎乎的雜糧團子，還有一碟子說不出什麼材料的醃菜，再看楊誠和楊山正蹲在條凳上，抱著一只腦袋大小的粗瓷老碗在喝著小米粥，楊杏兒倒還好，雖然手裏的碗也不小，但好歹是坐在凳子上。

「小妹，怎麼了，還是吃不下？」楊杏兒見她愣神，開口問道。

一旁的楊誠和楊山聽見了，趕緊放下碗，關切的望了過去，生怕楊柳兒再鬧絕食。

楊柳兒雖然繼承了原主的記憶，但那就像一本書，總要讀了才能知道。這會突然見到楊家眾人極具鄉土特色的吃飯模式，一時間還真有些不習慣，但她怎麼也不能說出來，於是伸手拿了一個黑團子掰一半，尷尬笑道：「我就是想吃口……嗯，團子。」說著，她就大大咬了一口，可入口粗糲又味道古怪，差點讓她一口吐了出來。

突兀的味道和口感讓楊柳兒不禁低喊，「這是什麼做的，太難吃了。」

楊杏兒見小妹噎得直吐舌頭，趕緊替她拍背，「這雜糧團子是早晨剛蒸的，我還多放了一碗小米呢。」

楊柳兒一口氣喝了大半碗疙瘩湯才總算把那股子怪味壓下去，她猶豫了一下又挾了一筷子鹹菜送到嘴裏，末了又端起姊姊面前的小米粥喝了一大口。

楊家人看她這模樣，都面露疑惑，正想要問兩句的時候，她卻突然掉了眼淚。

「嗚嗚……」老天爺，真是太難吃了。

「怎麼哭了？」楊杏兒手忙腳亂的給妹妹擦眼淚，焦急勸道：「妳不想吃就不吃，晚上阿姊再給妳熬疙瘩湯，不哭啊不哭。」

可楊柳兒聽到這話後哭得更凶了，原本她還嫌棄麵疙瘩湯難喝，沒有味道。可是吃了雜糧團子、喝了稀薄的能見到人影的小米粥之後，她才發現自己手裏的麵疙瘩湯簡直就是人間美味。

楊家的老少幾乎是吃著前世連狗都嫌棄的吃食，而這碗麵疙瘩湯，是他們能夠拿出的最好食物，這根本不是麵疙瘩湯，是他們全部的疼愛……

這就是家人嗎？無私的給予和不需要回報的愛……

楊柳兒的眼淚怎麼也流不完，前世，父母從不曾陪她過一個生日，她沒哭；生病

住院，無人照料，她沒哭；遇到搶劫，回家無人安慰，她也沒哭。但如今面對這碗麵疙瘩湯，她心裏的堅冰突然融化了。

楊山見小女兒哭得眼睛都紅了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最後長長歎了一口氣，蹲在條凳上不出聲了。身為一個父親，不能讓女兒吃飽飯就是最大的失敗，但自家祖祖輩輩就住在這個黃土高原上，沒有什麼資源，沒什麼富貴親戚，大字王朝前些年又是戰亂不斷，苛捐雜稅極高，他一個莊稼漢子能保證妻兒不餓死，二兒子甚至還讀了幾年書，就已經算是極厲害了，可如今面對哭泣的小女兒，他感覺到深深的無力。

楊誠也低了頭，半晌說道：「阿爹，過幾日我就進城找份活計做，聽大哥說那些鋪子裏的帳房，每月有二兩銀子的工錢呢。」

「不成！」楊山立刻出聲反對，二兒子十歲讀書，雖然比別的孩子都晚，但極有悟性，前年考上童生，若不是妻子過完年就沒了，要守孝，否則這時正在準備考秀才。

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就算做不了清貴的讀書人，以後跟著自己種麥子，總也是個二等農人，比四等商賈的身價要高很多。

「等等看，秋時家裏的糧食收成了就好過多了，到時候再送你去城裏書院。你大哥那裏還能貼補一些——」楊山話還沒說完，就被二兒子截去話頭。

「大哥已經十九了，他攢的工錢該留著下聘娶嫂子。我就是科考也不見得能中，何況娘的百日祭銀子還沒著落……」想起過世的娘親，楊誠不由得哽咽了。楊家老娘陳氏是個潑辣又有主意的，當初因為公婆偏心，他們一家幾乎是淨身出戶，分家出來。

十幾年間挖了上下兩口窯洞，開了八畝地，雖然日子不算多富裕，但在陳氏的操持下也過得有滋有味，可惜陳氏一病，花光了積蓄不說，還在外欠了幾兩銀子，日子頽敗很多。

「這些不用你多想，還有我呢。」楊山乾巴巴的說了一句，也開始想念死去的妻子。他雖然力氣大、身體好，但沒了妻子在旁邊，也覺得天塌了一半，走個路都沒了方向。

楊柳兒哭了一會，胸口的鬱氣散了很多，抬頭見父兄和姊姊都是一臉淒苦，還以為他們又在犯愁自己不肯吃飯，於是狠心抄起雜糧團子就大口吃了起來。

「阿爹、阿姊、二哥，我突然肚子餓了，這雜糧團子也好吃了。」她一邊吃一邊嚷著，「好吃、好吃，真好吃！我要多吃，我要趕緊好起來。我要賺銀子，我要買好多肉吃！」

楊家三口抬頭一見楊柳兒咬牙切齒地啃著雜糧團子，都忍不住笑了起來，自然也把悲痛扔去了腦後。

見小妹吃得急，楊杏兒趕緊在她的碗裏添了稀溜溜的小米粥，一邊勸著，「妳也別吃太急了，小心噎著了，來，再喝口粥。」

看小女兒終於肯吃飯了，楊山樂得褐紅色的臉龐上像笑開了花，「能吃就好，能吃就好。」

楊誠則在醃菜盤子裏挑了最好的一片葉子放進小妹的碗裏。

黃昏是鄉村裏最安逸清閒的時刻，家家戶戶的漢子端著盛滿雜糧粥的老碗，手裏捏著個餅子或者雜糧團子，一排排蹲在村口人家的牆根下，一邊吃喝一邊說著閒話，偶爾有誰摸出個和麵的饅頭咬上兩口，都要惹得眾人羨慕不已。

楊家住在村子最北邊，原本這裏是一個不算高的黃土坡，土質不算好，村裏沒人願意住，直到十幾年前，楊山夫婦搬來落腳後在土坡下修了口窯洞，後來慢慢又開了幾畝荒地，等孩子大了又開了上窯，漸漸就有了些生氣。

不過土坡往西不到二里就是一座山頂常年迷霧繚繞的大山，據說有些不吉利，所以少有村人經過，楊家門前多少便有些冷清，但這很好的保護了楊家人的隱私，不必放個屁都傳得全村皆知。

日頭已落，夜色降臨，此時的楊山一隻手藏在身後，樂顛顛的往家裏趕，不時回頭催促跟在後邊的二兒子，「誠子，快走，你小妹怕是餓了。」

「哎，好，阿爹。」楊誠拖著疲憊的雙腿，又勉力快走了幾步。

一整個下午，他和父親走遍了迷霧山的山腳，如今雖然已是初春，但天氣還不算暖和，朝陽坡的野菜只冒出幾片嫩葉，他好不容易才挖到半籃子，不過幸好老天開眼，父親下了的套子逮到一隻兔子，東西雖然不多，但一想到小妹能補補身體，早些好起來，即便覺得累，他也忍不住小跑步起來，追上父親。

楊杏兒帶著楊柳兒，眼見天都黑了還不見出門的父兄回來，就齊齊趴在院門口張望，待瞧見夜色裏走出來的爺倆，樂得趕緊迎上去。

楊山驕傲的提出背後的兔子，嚷道：「看看阿爹帶什麼回來了？」

「呀，兔子！」楊柳兒歡呼一聲，喜得眼淚差點掉下來。

雖然陳氏剛剛去世不到兩個月，但農家本就清苦，難得能吃一次葷菜，也沒有大戶人家那些吃素的規矩，衣衫上素淨一些便罷了，何況楊柳兒剛剛病癒，正是需要補身體的時候，更顧不得那些死板規矩了。

楊柳兒自從醒來至今已有三四日沒見到過肉腥，這會想著紅燒兔肉、麻辣兔肉等等美味，已經是口水不斷分泌了。

楊誠喘了幾口氣，遞上手裏的籃子，笑道：「我挖了些野菜，一會焯水拌一下，給小妹開開胃。」

楊杏兒掃了半籃子嫩綠的野菜，這才後知後覺的驚呼道：「阿爹、二哥，你們上山了！這怎麼成，萬一迷路了……」

楊誠飛快望了懵懂的小妹一眼，一邊給大妹使眼色，一邊含糊應道：「我和阿爹就在山下轉轉，哪裏敢上山？小妹餓了吧，趕緊進屋做飯去。」

一旁的楊山則憨笑著搓搓手，假裝沒有看到大女兒不贊同的目光。

楊柳兒有些疑惑，但這會滿腦子都是兔子肉和燶拌山野菜，也就沒有多想。

楊杏兒原本想自己動手準備晚飯，楊柳兒卻鬧著要幫忙，無可奈何之下就把野菜交給她折騰，想著就算她搞砸了，至多再加些鹽當鹹菜吃就是了，可沒想到她的

手藝卻出乎全家意料的好。

一盤山野菜焯過水，拌了鹽、糖霜和陳醋，又鮮又爽口，襯得平日總吃的雜糧粥都好似香濃了三分。

楊山和楊誠都是男人，心粗沒有多想，楊杏兒卻是左一眼右一眼打量著楊柳兒，心裏很是疑惑。娘親在世的時候對小妹多有嬌慣，連針線和廚活都不曾讓小妹上手，她怎麼不知道小妹什麼時候會做吃食了？

楊柳兒被楊杏兒看得心虛，但又不好解釋，只能低頭猛啃兔肉，偶爾還討好的給父兄姊姊挾上一塊，惹得全家人都是笑呵呵的。

吃飽喝足，夜色也濃得堪比墨汁，楊杏兒在灶間忙活，楊柳兒則圍著自家院子轉悠，不時伸手蹭蹭身上的粗布衣衫，感覺很是不自在。

楊誠見了就上前問道，「小妹，怎麼了，可是身上還不爽利？」

楊柳兒搖搖頭，有些尷尬的應道：「二哥，我想洗洗澡，躺了好幾日，身上都臭了。」

「洗澡？」楊誠臉上閃過一抹為難之色，但轉而還是應道：「妳等著，我這就去打水，一會就回來。」

「哎，謝謝二哥，二哥最疼我了。」楊柳兒笑嘻嘻的抱著楊誠的胳膊搖了搖。

楊誠許是從未同妹妹如此親近過，立時紅了臉，拎起院角的水桶和扁擔就逃也似的跑出去了。

楊柳兒完全不覺得自己一個大齡宅女裝嫩有什麼不對，樂顛顛的跑回屋子去找換洗衣服，末了坐在門檻上等著二哥回來，可她等了又等，依舊沒聽見院外有動靜，便有些急了。

正巧楊杏兒從灶間出來，就問道：「阿姊，家裏怎麼不打口井啊？二哥跑出去打水，不知道遠不遠，半晌了還沒回來。」

「什麼？」楊杏兒大驚，問道：「二哥去打水了？」

「是啊。」楊柳兒不知這其中有什麼不妥，愣愣地道：「我想要洗澡，二哥就幫我打水去了。」

「妳怎麼這麼不懂事！」楊杏兒急得跺腳，末了撒腿就往院外跑。

楊柳兒嚇得縮了脖子，趕緊在腦中翻找「記憶詞典」，結果這一找也是變了臉色。

原來這個甘隴省府在大宋王朝裏是有名的乾旱之地，年景好時，能得大半糧食，農人們勉強混個飽腹，若是趕上年景不好，那幾乎就是路有餓死骨，而楊家所在的甘沛縣城前些年發現了鐵礦、銅礦，朝廷派了大軍，召集百姓大量開採。

結果樹砍了、草燒了，大山挖了一座又一座，幾十年下來，環境破壞殆盡，乾旱更嚴重，裸露在外的地皮被狂風一吹，幾乎常年都是黃沙漫天，男女老幼如果頭上不包塊頭巾，出去走一圈，回來頭上都能甩下兩斤沙土。

去年乾旱特別嚴重，柳樹溝裏的四口公用水井乾涸了三口，只剩村頭一口還有些活水，所以村裏的老人們就聚在一處商量出一個辦法，規定每家每戶不管有多少人，一日只允許打兩桶水，多餘一滴都不能用，以保證最後一口水並不會枯竭，若是誰犯了規矩，就要在全村人面前打板子，綁在村口示眾三日。

楊家是外來戶，雖然這十幾年也算站穩腳跟了，但多少還是缺些底氣，如今楊誠半夜跑去偷水，若是被抓住，不必說，定然逃不掉懲罰。

楊柳兒越想越著急，恨不得給自己兩個耳光。原本就給家裏添了不少麻煩，怎麼又連累二哥冒險，真是太不應該了，好在，她沒等多久，一會楊杏兒就挑著兩桶水進了院子，身後跟著一瘸一拐的楊誠。

楊柳兒看見了，立刻跑過去，抓著楊誠的手不知該說什麼才好。

楊誠還以為小妹擔心他的腳，趕緊解釋道：「我沒事，回來路上差點被劉嫂子看見，我一慌就崴了腳。」

楊杏兒原本還想埋怨小妹幾句，但瞧著她自責的神色就把話收了回去，提著水桶去了灶間。

一捆乾草燒完，大鍋裏的水也變得溫熱。楊誠藉口請父親幫忙擦藥酒，父子倆去了上廁，留下楊柳兒姊妹倆嚴嚴實實關了院門，在灶間裏痛快洗澡。

楊柳兒雖然心裏愧疚，但見到冒著熱氣的清水，身上像長了刺一樣，恨不得立刻就跳進去，楊杏兒看得好笑，趕緊幫她脫了衣衫，末了又扯了個絲瓜瓢子替她搓背，讓楊柳兒幸福的想大喊出聲。

身為一個宅女，若美食是楊柳兒第一愛好，那洗澡就是當之無愧的第二愛好了，偏偏她穿來的這個時空貧困又缺水，她這兩大愛好註定要暫時雪藏了。

「怎麼還歎氣，妳這丫頭真不知足。」楊杏兒嘴裏嗔怪小妹，手下卻很溫柔，眼裏隱隱有些羨慕之色。

楊柳兒不是笨蛋，立刻猜出姊姊怕是也想洗澡的，她趕緊歇了多泡一會的心思，洗好了就跳出了大木盆。

「還沒洗好，怎麼就出來了？」楊杏兒剛剛問出口，就被楊柳兒扒了棉襖，推到木盆前。

楊柳兒套了棉襖就笑嘻嘻抄起絲瓜瓢子，示意姊姊趕緊坐進去，「阿姊，妳也洗洗，我給妳搓背。」

楊杏兒猶豫了一瞬，但到底沒有抵抗住熱水的誘惑，待一坐進去，立時就舒坦的嚷道：「真是太舒服了，上次洗澡還是過年時候呢。本來還以為再洗要等到下雨，沒想到妳這丫頭鬧著二哥去偷水，阿姊跟妳沾光了。」

楊柳兒一邊嘿嘿傻笑，手下也忙碌著，可心裏卻在哀嚎，一年洗兩次澡，這真是要命。不成，她說什麼也要想辦法帶著家人發家致富，不為別的，就為了吃飽肚子、天天洗澡！

「阿姊，妳和二哥還有阿爹對我真好。以後我要賺很多銀子，讓你們過好日子，頓頓吃肉，隨便用水！」

楊杏兒撩水洗脸，聽到小妹這麼說也沒當真，隨口應道：「妳是小妹，我們對妳好都是應該的。」末了許是想起過世的娘親，她又道：「其實阿娘最疼妳，可惜她去的早，後日就是阿娘的七七，妳到時候多磕兩個頭，讓她知道妳病好了，省得惦記。」

「好的，阿姊。」

姊妹倆說著閒話，洗完澡就互相幫忙洗了長髮，最後實在不捨得倒水，又洗了幾件衣衫，這一番折騰下來，足足到半夜才拾掇好，去睡覺。

第二章 立志要發家

許是洗了澡，身上舒坦許多，楊柳兒一覺睡到日上三竿才醒來，自然又被姊姊笑了幾句。

此時楊山早領著兒子去田裏幹活了，楊家沒有養牲口，農田只能靠人力一點一點拾掇，所以要比村裏其他人家早很多。

楊柳兒本想幫姊姊做些活計，但楊杏兒卻是不准，生怕小妹再累出什麼毛病，堅持一個人打掃窯洞內外，末了又捧出一疊黃草紙，慢慢折著金元寶。

楊柳兒搬了把小板凳坐在一邊曬著太陽，心裏盤算著怎麼才能迅速發家致富。但前世寫的那些小說多是紙上談兵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太難，楊家沒存銀、沒手藝、沒資源，她就是想破腦袋也沒什麼好主意。

楊杏兒忙了一會，扭頭見楊柳兒眉頭緊皺，還以為她又不舒坦，就勸她回窯洞裏躺著，楊柳兒卻喜歡曬著這樣的太陽，這種初春的天氣，窯洞裏沒有生火，實在不如外面暖和。

姊妹倆正說著話，院外卻有一個人推著獨輪車走過來。楊杏兒眼尖，幾乎是跑著去開門，招呼道：「二舅，你怎麼來了？外祖母和舅娘身子可都好？」

陳家二舅同楊山一般年紀，身形稍顯瘦削，但濃眉大眼、臉龐紅潤，給人很是粗獷豪爽的感覺。他哈哈一笑，應道：「都好都好。妳阿爹呢，下地了？」

楊杏兒迎了舅舅進來，一邊張羅著燒水泡茶，一邊還急著去田裏找父親，但一個人總不能分兩半，楊柳兒同舅舅不熟，就主動接了去田裏找人的任務。

陳二舅眼見最小的外甥女跑出院子，不但沒怪罪她沒上前說話，反倒一臉歡喜，「先前還惦記柳丫頭的病，這會看著倒好利索了。」

楊杏兒笑著洗茶碗，應道：「小妹這病是好了，可又添了個挑嘴的毛病，差點沒把自己餓死。多虧外祖母先前給捎來的幾斤細麵，要不然二舅今日就看不到她了。」

陳二舅蹲在灶間門外，歎氣道：「妳娘最疼柳丫頭，到底有些嬌慣了。不過也是家裏日子不好，孩子想吃個白麵饅頭都難。」

這話說的楊杏兒不好接，趕緊忙著燒水泡茶，待茶水泡好，楊山也帶著楊柳兒和楊誠回來了。

陳家從來待楊家親厚，見面自然又是一番噓寒問暖，末了，楊山和陳二舅端著茶碗，蹲在院子裏說起明日的燒七。

「七七是個大日子，不好沒個像樣的供品，家裏還有幾斤細麵，我都拿來了。還捎了半袋子芽麥麵，雖說也不是多好吃，但總比雜糧團子強，給娃們擀碗麵條吃吧。」陳二舅指了指獨輪車上的袋子，說的很是誠懇。

楊山一聽趕緊推辭，「這可不成，開春時候誰家糧食都不富裕。過幾日，山上野菜就能吃了，總餓不到肚子。」

陳二舅一聽這話，一把抓住楊山的胳膊，急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，難道打算進迷霧山？這可不成，就是餓死也不能進山。你忘了我們村裏的孫老五了，如今還嚇

得晚上不敢出門呢，你可不能犯傻！」

楊山想起五年前傳遍周邊十里八鄉的鬼打牆，也是有些發怵，想了想就應道：「我就是在山下轉轉，不敢進去。不到萬不得已，誰也不敢冒險，我家裏還有四個娃呢。」

「這就好。」陳二舅許是也想起妹夫不是魯莽的人，鬆開手喝了一口茶水，又繼續勸他，「柳兒她娘的百日祭你也不用犯愁，我和大哥要去城裏做活，到時候工錢分出一些，總能把酒席辦得體面。柳兒她娘活著時候沒有享福，死後總要幫她長長顏面。」

一聽見這話，楊山點點頭，臉上苦澀卻更濃。他同陳氏少年夫妻，當年又一同從本家分出來。陳氏不願外人說他依靠岳家生活，就在這柳樹溝落了腳，風風雨雨掙扎過來，其間辛苦不足為外人道。

若是條件允許，他恨不得給陳氏風光大葬，但陳氏一病就花光了家裏的存銀，小女兒又接著病倒，好不容易借了銀錢抓藥才算熬過來，如今家裏真的是窮得叮噹響，他有心不要舅兄幫扶，卻扛不住現實的無奈與殘酷。

「還有兩個月呢，到時候再說吧。田裏活計忙完，我也進城找點活計做。」

楊柳兒趴在灶間門口聽著父親和舅舅閒聊，忍不住回身問楊杏兒，「阿姊，娘的百日祭，家裏要大辦酒席嗎？」

楊杏兒手裏正拿著抹布擦灶臺，聞言就停了手，扭頭瞧著小妹的模樣，自覺她病癒以後好似懂事許多，就斟酌著把家裏的困難提了提。

「咱家這裏本就有百日祭擺酒席謝客的規矩，一般人家都是擺一日流水席，做兩百碗臊子麵就成了。但先前老宅那邊派大伯娘來說了，要阿爹擺八大碗的酒席。」說到這裏，楊杏兒有些惱，抱怨道：「老宅那邊，這些年除了催著阿爹送養老糧食就沒見過人影。這次跳出來說咱娘不容易、要給娘爭體面，其實還不是他們想跟著沾光，順便再混些好吃好喝的，興許吃飽喝足後還要挑一堆毛病呢。真不願意他們來！」

楊杏兒摔打著手裏的抹布，顯見對這老宅的人半點都不待見。

楊柳兒聽了，靜下心翻找記憶詞典，末了也是偷偷吐了舌頭。怪不得姊姊會有如此態度，在原主的記憶裏，她同樣對老宅的人沒有好印象。

楊家祖父祖母是土生土長的甘隴人，住在西邊十里外的牛頭村，祖父有些沉默寡言，祖母就是典型的吝嗇鬼，尖酸刻薄。大伯務農卻好吃懶做，二伯據說在縣城做些小買賣，實際就是走街串巷的二流子，屬於見錢眼開的代表人物；四叔農忙下地，農閒進城做雜活，倒是個勤懇又倔強的脾氣，至於兩個伯娘……

楊柳兒忍不住翻了個白眼，暗自提醒自己，娘親百日祭的時候一定要把家裏的貴重物件藏起來，省得兩個伯娘「錯拿」回老宅去。

楊杏兒沒聽見楊柳兒應聲，還暗怪自己多嘴，說這些做什麼，平白讓小妹跟著犯愁。

不想楊柳兒卻說：「阿姊妳別擔心，先前阿娘最疼我，她的百日祭，我一定想辦法賺銀子，把酒席辦得風風光光。」

楊杏兒一聽卻「噗嗤」一聲，笑了出來，並沒有把妹妹的話放在心上，敷衍道：

「好，阿娘知道妳有這片孝心就好了。妳呀，養好身子最重要。」

見到姊姊這副不信任的模樣，楊柳兒有些洩氣，心裏不禁埋怨這身子的原主實在是個不爭氣的，農家女孩硬是養出一身嬌氣，難怪連姊姊都不信任她。沒辦法，只能以後一點一點慢慢在家人心裏建立她的威信了。

陳二舅家裏也有活計，不過坐了大半時辰就要回去。

楊家人送他到門口，這粗豪的西北漢子彎下身子，摸了摸楊柳兒的頭，末了紅著眼眶走了，惹得楊柳兒心裏也酸酸的，下意識開口喊了一句，「二舅舅，你可常來看我啊。」

「哎，回吧，過幾日我再來。」陳二舅許是不願眾人看到他抹眼淚，頭也沒回的揮揮手就大步走遠了。

隔天便是陳氏的燒七了，楊杏兒早早就爬起來，忙碌著拾掇供品和紙錢，又要熬雜糧粥做早飯，楊柳兒不好躺著偷懶，套上襖褲也跟了出去，可一踏出門，清晨尚且冷冽的春風吹得她激靈靈打了寒顫，正好被楊誠看見，二話不說又把她攆回房裏去。

待得日頭升起，整個柳樹溝也變得喧鬧起來，雞鳴狗吠、孩童吵嚷，很是鮮活有趣。

楊家人吃了早飯，坐在堂屋裏等了好久，末了楊山起身道：「你們大哥怕是鋪子裏走不開，咱們先去墳上吧。」

楊誠三個剛要應聲，不想院門外卻有人在喊，「阿爹，都在家嗎？」

一聽見這聲音，楊誠和楊杏兒的臉上立時喜得笑了起來，一同奔去開院門，楊柳兒好奇自家大哥是何模樣，又不敢跟著跑出去，於是躲在父親身後往外走。

楊志同二弟楊誠一樣繼承了父親的好身材，但許是年紀多長兩歲，顯得更高壯。而長年在燒雞鋪子裏做夥計的楊志，讓他習慣臉上時時帶著三分笑，讓人一見就覺得喜氣。

楊杏兒正接過大哥手裏的包裹，扭頭見小妹探頭探腦的模樣，嗔道：「做什麼怪樣子？以前大哥回來，妳都是第一個跑出來，今日怎麼還認生了。」

楊柳兒不知怎麼應聲，就嘿嘿傻笑著蒙混過關，不想楊志卻是個愛玩鬧又疼妹妹的，三兩步就上前抱起她滿地轉圈，「小妹，想大哥了沒？大哥給妳拿燒雞回來了，妳不想大哥，那就不給妳吃了。」

燒雞？楊柳兒被轉得頭暈目眩，想要表達一下興奮之情也顧不上。

好在楊杏兒跑過來救她，「大哥，小妹病剛好，禁不得這麼轉，快放她下來！」

楊志聞言趕緊放下小妹，見她果然小臉泛白，忍不住後悔的撓撓後腦杓，尷尬道：

「我也是許多日子沒見小妹，一時忘了她身子不爽利。」

楊杏兒瞪了大哥一眼，還想問問小妹暈不暈，結果就見她不知何時居然把那只裝了燒雞的油紙包抓過去了，她好氣又好笑的在她額頭點了點，罵道：「虧我還擔心妳被大哥轉暈了，妳倒好，滿心眼裏都是吃。」

楊柳兒越發傻笑的更厲害了，她這純粹就是本能，誰能理解一個吃貨整日以雜糧

團子果腹的悲哀啊！

楊志幾乎城門一開就急著往家裏趕，連早飯也沒有吃，楊杏兒把剩飯拾掇出來，楊志也不用妹妹再生火，胡亂吃了一口就跟著眾人一起往墳地去了。

陳氏去世的時候曾留下遺言，不願自己埋回牛頭村的楊家祖墳，只想離自家近一點。於是楊山作主，又同里正打了招呼，把陳氏葬在楊家旱田和迷霧山之間的朝陽之處，周圍有幾棵矮松，環境也算清幽。

只不過通往墳頭的山路溝溝坎坎，有些難行，楊志不顧一早趕路的疲憊，直接把楊柳兒揹在背上，這讓楊柳兒瞬間對這個便宜大哥又喜愛了三分，兩隻小腳晃悠著，不時望望風景，倒有些像出遊。

楊山本來心情沉重，但扭頭見久病的小女兒臉色紅潤，眉眼也好似活潑許多，心頭忍不住一鬆。

一家五口很快就到了陳氏的墳頭，楊志帶回來的兩盤點心、一隻燒雞，連同楊杏兒起早蒸好的饅頭，都擺在墳前的石板上。

楊山坐在旁邊跟陳氏嘮叨些家裏的瑣事，楊志則帶著弟妹們跪下磕頭。楊誠從懷裏掏出幾篇精心抄寫的經文放到火盆裏，楊杏兒哭得眼睛通紅，認真地給娘親燒了元寶和紙錢，末了又扯著楊柳兒到墓前跪下。

看著面前的墓碑，楊柳兒誠心誠意的磕足了九個頭，她不為別的，只為自己占了這位慈母的女兒軀殼。想必她們母女如今已在九泉之下團聚，而她以後必然會竭盡所能，好好照料楊家眾人，讓他們過上好日子，以此作為回報。

許是陳氏當真泉下有靈，墳頭旁邊的矮松無風搖動了幾下。

良久，楊山偷偷扯了袖子抹掉眼角的淚珠子，低聲招呼兒女們，「都回吧，別讓你們阿娘惦記。等過了百日就送她去投胎，下輩子投個好人家，省得再受苦受累。」說著，他有些哽咽了，起身掉頭就當先離開了。

楊誠紅著眼睛起身，帶著楊杏兒把祭品重新拾掇回籃子裏，楊志照舊揹著楊柳兒，兄妹四個也戀戀不捨的下了山。

回到家後，此時已是晌午，楊杏兒把供過母親的燒雞，連同幾個和麵饅頭放鍋裏熱了熱，下邊燒了一大鍋小米粥，一家人圍著桌子，難得吃了一頓團圓飯。

楊柳兒剛剛病癒，又折騰了一上午，吃過午飯就覺得累，回屋去就睡了。

楊志同父親和弟弟蹲在屋簷下，一邊曬太陽一邊閒話，問起楊柳兒的病情就道：

「我還惦記小妹挺不過這場病，今日瞧著倒活泛許多。」

楊誠應道：「不只活泛了，還變懂事了，昨晚幫著大妹燒火做飯呢。」

「是啊，許是你阿娘保佑。」楊山也覺欣慰，末了又關心大兒，「鋪子裏累不累？你們那掌櫃是個吝嗇的，若是吃不飽肚子，就自己拿工錢買些乾糧。別惦記家裏，家裏用不到你的工錢。」

楊志卻是搖頭，伸手從懷裏摸出一個小小的布袋出來，晃動間噠啦啦地響動，顯然裏面裝的都是銅錢。

「阿爹，我們掌櫃再吝嗇，鋪子裏也是賣吃食的，我怎麼會餓肚子？這是我這個月的工錢，您收著，再攢兩個月就能送二弟回書院讀書了。讀了這麼多年，不能

就這麼放下，太可惜了。」

「不成，大哥！」不等父親說話，楊誠立刻擺手反對，「這工錢留著給大哥娶嫂子，我……我自己想辦法籌束脩，不用家裏為我打算。」

楊山也道：「這麼多年來，家裏沒少讓你貼補，聽你弟弟的，自己留著將來置辦聘禮吧。你都十九了，到了秋天，怎麼也要相看媳婦了。」

楊志卻執意把錢袋子塞到父親手裏，笑道：「阿爹，我最近在跟著師傅學手藝，說不得師傅告老後我就接手了。到時候工錢定然更高，不會缺了聘禮銀子的。」

楊山想想小女兒生病欠下的外債，還有二兒子房裏那幾本被翻得起毛邊的書本，忍不住歎了氣，到底收了錢袋子，而楊誠則低了頭，兩隻手緊緊握成了拳頭。

楊志拍拍兄弟的肩膀，有些事情不需要說，血脉親情無價……

等到楊柳兒一覺醒來時，天色已經擦黑了，她開了屋門，就看到堂屋裏都擺好飯桌了。

楊杏兒見她醒來了，就打趣道：「懶貓醒了，大哥回城去了，妳都沒送一送。」

楊柳兒嘿嘿乾笑兩聲，湊到楊誠身邊坐了，楊誠摸摸她的腦袋，抬手給她挾了一隻雞腿，放進她的碗裏。

一隻雞長了兩條腿，中午楊柳兒已經吃了一隻，這時再厚的臉皮也不好貪嘴了，她直接挾出來送到父親碗裏，笑嘻嘻地道：「阿爹吃。」

楊山見女兒孝順，心裏受用，但還是樂呵呵的又挾了回去，「妳吃吧，病好了也得多補身子。」

楊柳兒還想讓給楊誠和楊杏兒，兩人卻直接端起粥碗，根本不給她機會，無法之下，楊柳兒只得滿心溫暖的又啃了一隻雞腿。

吃過飯後，楊誠雷打不動的又舀了一碗水，拿了一根禿毛筆在院子裏的石磨上練字，楊山則拿著磨石開始蹭犁頭和鎬頭之類的農具，為即將開始的春耕做準備。

楊柳兒看著新奇，圍著父親轉了一會，想起半晌不見姊姊，就偷偷跑去灶間想要嚇她一跳，可當她偷偷摸到門後時，卻看見昏黃的油燈下，一直無微不至照料她的姊姊正把一根雞骨頭送到嘴裏慢慢嚼著，直到成了渣滓，沒有一點滋味才不捨的吐出來……

滴答滴答，眼淚好似夏日突然襲來的暴雨，劈里啪啦從楊柳兒眼裏落了下來。

這一刻，她特別想狠狠給自己幾耳光，難道重生在這個十三歲的小女孩身上，她就真把自己當小孩子了嗎？明明享受著楊家眾人的疼愛，卻只在嘴上喊著要回報，今日的一隻燒雞就把她的貪婪、自私徹底的揭露開來……

靜謐的暗夜裏，楊柳兒半點睡意都沒有，仰頭望著斑駁的黃土棚頂，她滿腦子都是如何發家致富，恨不得再穿越回現代，學一身本事回來。可惜她只是個紙上談兵的假把式，這時候揪光了頭髮也沒想出什麼好主意。

楊杏兒睡得迷迷糊糊，察覺小妹好像有些不安穩，本能的摸索著替她蓋了蓋棉被，楊柳兒立刻就老實下來，不敢再翻身，生怕吵醒了姊姊。

半晌後，直到姊姊睡熟了，她才湊到跟前，一邊嗅著姊姊身上特有的芳香，一邊無比鄭重的許諾，「阿姊，以後我就是妳的妹妹楊柳兒了。」

楊杏兒不知道這個承諾意味著她不到一年就有新衣裙穿、有首飾戴、有豐厚的嫁妝，最後風光出嫁。此時在夢裏，她最擔心的還是燒雞吃光了，明日妹妹又不肯吃飯可怎麼辦？

第二日一早楊杏兒起身時，灶間裏已經生了火，楊柳兒紮著粗布圍裙正在灶臺前忙碌著，大盆的芽麥麵疙瘩已經煮好了。

「小妹，妳怎麼起來做飯了？」看到那一盆芽麥麵疙瘩後忍不住埋怨道：「這芽麥麵是留給妳以後打牙祭的，妳怎麼都撥成疙瘩了？」

「阿姊，我病好了，不用吃小灶了。」楊柳兒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珠子，笑嘻嘻地應道：「以後家裏吃什麼，我就跟著吃什麼。」

楊杏兒見妹妹抹得額頭黑乎乎的，忍不住噗嗤笑了起來，扯下頭上的白毛巾替她擦抹乾淨，末了也沒計較，端了陶盆出去了。

見狀，楊柳兒偷偷鬆了一口氣，逐步建立她在家人心裏的威信是第一步，暫時看來還算順利。

吃了飯，楊山帶著楊誠要到窯洞上面的田裏翻地起壟，這是個著急的活計，因為春雨不知何時會落下，若是錯過了，冬麥的長勢就會受到影響，一年的收成就要打折扣了。

楊柳兒在院子裏轉著圈，最後還是在門口擋住父親，央求道：「阿爹，我想進城看看大哥。」

「昨日不是剛見過了，怎麼還要進城？」楊山疑惑問道。末了猜著小女兒許是惦記著去大兒那裏混些好吃食，於是又有些心酸，「進城要走二十里路，妳若是不嫌累就去吧。讓妳阿姊領著妳去，不過天黑前一定要趕回來。」

楊杏兒正好拎著簸箕從窯洞裏出來，聽得這話就抱怨道：「這死丫頭又打什麼主意？家裏活計多著呢，我要壘個雞窩，明兒個去村裏買幾隻小雞，秋時下蛋也能換些油鹽。」先前家裏養的雞，在陳氏發喪時都殺了待客了。

農家的小雞就是個小錢罐，大半家用都指望從雞屁股裏摳出來呢。

聽到大女兒這麼說，楊山又有些猶豫了，一臉抱歉的望著小女兒就想反悔。

楊柳兒見狀，開始耍賴了，扯著父親的袖子撒嬌，「阿爹，你就答應吧，我就今日去一次，回來就跟著阿姊好好做活，好不好？」

楊誠最是疼小妹的，見此就幫腔道：「阿爹，讓小妹去吧。家裏還有土坯，中午吃了飯，我自己把雞窩壘好了。」

楊山果然立刻就道：「那好，杏兒，妳就領著小妹去城裏走走吧。」

楊杏兒無奈的翻了個白眼，抱怨道：「成，你們都是好人，就是我一個壞人。」

「不是，不是啊。」聞言，楊柳兒趕緊跑去抱著姊姊的胳膊，討好道：「阿姊對我最好了，我最喜歡阿姊了。」

楊杏兒伸手在她頭上拍了拍，心裏也是疼惜不已，小妹已經十三歲了，但自小身子不好，身形倒同人家十歲的孩子差不多，她也確實不曾去過城裏，今日就當帶她散散心了吧。

如此想著，楊杏兒也不由得軟了聲調，「那好吧，我正好繡了幾雙鞋墊，拿去一

起賣了。」

楊柳兒一聽，歡欣大喊，「太好了，阿姊趕緊換夾襖。」

一旁的楊山父子見了，笑著扛起鎬頭走了。

楊杏兒給楊柳兒找了一套半新的青色罩衫套在老舊的夾襖上，襯著下面的褐色布裙，看著倒是乾淨利索許多，正要往楊柳兒頭上戴頭巾的時候，她卻死活不肯，楊杏兒無法只得隨她，自己同樣套了件藏藍的罩衫，然後把頭巾塞進籃子裏，帶著楊柳兒出了門。

第三章 古代版汽水

姊妹倆一路出了村子，許是家家戶戶都在田裏忙碌，倒也沒遇到什麼人，待得走出三里路上了大道，這才零星遇到幾個路人，有推著獨輪車的漢子，也有騎著毛驥趕路的大嬸。

楊杏兒拎著籃子，還要為楊柳兒擋著風沙，沒一會就走得氣喘吁吁，楊柳兒也是累得恨不得把舌頭吐出來，若不是心裏有進城尋找財路的想法撐著，她真想掉頭回家。

許是姊妹倆今日運氣旺，又走了兩里路，一輛騾車就噠噠噠的走了過來，車身罩了簇新的青色油布，拉車的騾子也是三四歲的壯實牲口，腳下輕快又俐落，看得路人都是羨慕不已，那趕車的老漢得意的抬了下巴，笑得瞇了眼。

楊杏兒想要拉著楊柳兒避到路旁，不料她卻是走過去攔了騾車。

「大伯，您這是進城嗎？我和阿姊趕路去看家裏的大哥，您若是順路，捎我們一程好不好？」

趕車老漢聞聲，扭頭瞧見路旁站了兩個閨女，個個眉眼清秀，都梳著辮子、穿著罩衫，但許是吹了許久風沙，稍顯有些狼狽，特別是說話的小閨女，臉色有些蒼白，但笑起來有兩個酒窩，那眼巴巴看著自己的模樣很是嬌憨。

這讓他想起遠嫁的么女，於是痛快應道：「上來吧，閨女，正好順路。」

「哎，謝謝大伯。」

楊柳兒胡亂行了一禮就跳上了騾車，楊杏兒想埋怨她大膽，但到底跺跺腳也上了車。

有了代步的騾車，終於不必依靠兩條腿了，楊柳兒很是歡喜，一邊望著路旁泛著淡淡綠意的黃土坡，一邊同老漢攀談。

老漢姓周，家裏就住在柳樹溝南邊的村子，家裏的閨女嫁的好，又剛生了個大胖小子，女婿歡喜來報喜，順便帶了這輛騾車算是孝順岳丈的。

在甘隴這裏，家家戶戶幾乎都在溫飽線上掙扎，馬匹幾乎看不到，若是有個驢子代步或幹點雜活，那就是日子過得好的。周老漢得了這騾車當然是萬般歡喜，這會聽得楊柳兒問起，就打開了話匣子。

可末了卻抱怨起來，「我這女婿也是個傻子，送這騾車也沒什麼大用，還不如給家裏留幾兩銀子呢。」

楊柳兒見周老漢眼角眉梢都是笑，就順口應道：「周大伯，你家女婿可不是傻子啊，他這是給大伯送了條財路呢。您看，這十里八村的，每日都有人要進城，但

走路實在辛苦，您每日趕著驃車跑上一趟，誰要搭車就收一兩文錢，人家得了方便，您一月也有幾百文進項，豈不是兩全其美……」

不等楊柳兒說完，周老漢就一拍大腿，哈哈笑道：「哎呀，正好家裏的地也不用我拾掇了，出來轉轉還有銅錢拿，真是天下第一的美事了。」末了又誇讚楊柳兒，「妳這閨女真是聰明，是怎麼想出這個好主意的？」

楊柳兒的眼珠轉了轉，有些後悔方才說話沒注意，趕緊補救道：「我也是走累了，胡亂琢磨的。周大伯覺得好就趕緊把這生意張羅起來，以後我和阿姊再進城就輕便了。」

「成，大伯今日承妳的情了，以後妳們進城就坐大伯的車，保管不收一文錢。」周老漢豪爽的一揮手，也沒繼續追問下去。

楊柳兒衝著同樣一臉疑惑的楊杏兒吐吐舌頭，照舊傻笑蒙混過去了。楊杏兒拿她沒有辦法，且又有外人在跟前，只在她背上不輕不重掐了一記，心裏卻琢磨著小妹經歷過這場病後，真是比以前聰明多了。

楊柳兒還真打算以後常進城，這會得了周老漢的許諾，索性把現代公車那些章程選了些合用的說給他聽，比如定點出行和回程、上車收費這類的，聽得周老漢連連點頭，讚不絕口。

一老一少聊得熱火朝天，不知不覺間就到了甘沛縣城外，周老漢要去北城門附近，而楊志做活的燒雞鋪子在城南，兩姊妹就下了車，別了周老漢又改成步行。

甘沛縣城占地不大，城牆是糯米混合了麥秸和黃土堆砌而成，常年被風沙吹拂，有些歷經風霜的滄桑。縣城周邊百十里只有這一座城池，來往西域的商隊都要經過此處，加上進城買賣的百姓，城裏的街路倒也人來人往，很是熱鬧。

楊杏兒本來用力抓著楊柳兒的衣襟，生怕她貪看熱鬧走丟了，但楊柳兒前世見多了比這繁華千倍的商街，怎麼可能被迷了眼。不過她一進城也沒閒著，扭頭四處探看，心裏琢磨著一切可能迅速致富的路子，可惜直到走到燒雞鋪子外也沒什麼頭緒。

楊志做活兒的這家燒雞鋪子叫吳記，掌櫃的是街上有名的吝嗇，但心地不壞，大師傅做的味道也好，所以生意還不錯。

楊杏兒在門口張望了兩眼，沒見到自家大哥的影子，就扯了小妹進門到櫃檯詢問。吳掌櫃正撥弄著算盤，見兩個小閨女進門，還以為要買燒雞，趕緊熱情招呼，卻聽見楊杏兒問的是店裏的夥計，於是冷淡的撇撇嘴，衝著鋪子後邊喊了一句，「楊小子，出來一下，你家來人了。」

鋪子後邊應聲出來一個半大小子，探頭探腦看了楊柳兒姊妹一眼，這才笑嘻嘻應道：「楊師兄去買調料了，一會才能回來呢。」

楊杏兒聞言就要在鋪子外邊等一會，但楊柳兒卻不想繼續吹風吃沙子，又琢磨著要替大哥賣個好給掌櫃的，於是衝著姊姊使了個眼色，下巴又隱晦的點了點一桌剛吃完飯要起身的客人。

楊杏兒也不是笨蛋，猶豫了一下就放下籃子，動手幫忙拾掇桌子。

見狀，吳掌櫃的臉色立刻就好了許多，嘴裏客氣著，「呀，妳們是客人，怎麼好

幫忙做活？」

楊柳兒笑嘻嘻地道：「吳掌櫃不要同我們客套了，我家大哥回家常說您待他好。這會看著鋪子裏生意好，掌櫃的財源廣進，我們也歡喜，幫著做點小活計也是應該的。」

「哎呦，妳是楊小子家裏最小的妹子吧？怪不得楊小子平日就嘴巴俐落，真是家傳的本事，妳這小丫頭也是個精乖的，今日借妳吉言了。」做生意的哪有不希望發財的，吳掌櫃登時就被哄得眉開眼笑。

由於大多數客人都是把燒雞帶回家裏吃，只有寥寥幾個路人才在店裏要壺老酒，邊喝邊飽飽口福，所以楊柳兒姊妹幫不到兩刻鐘，鋪子裏就清靜下來了。

吳掌櫃難得大方，沖了一壺茶水送到跟前，請姊妹倆坐下歇歇。

楊柳兒喝著茶，難免又得誇讚兩句，心裏其實很嫌棄，萬分懷念前世的大杯可樂，這樣疲憊的時候，若是能喝上一口加冰的，從嘴裏一直涼到肚子，別提有多爽快了，可是甘隸這樣的地方，別說可樂，能敞開的喝水就是極奢侈的事了。

等等，可樂、汽水？

楊柳兒差點樂得直接從椅子上蹦起來，虧她這幾天還犯愁找財路，明明財路就在眼前，她居然半點也沒想起來。

小時候學校上實驗課，老師教過如何用簡單的材料製作汽水，當時她興沖沖的跑回家做了一大杯，盼著爸媽回來嘗一嘗，給兩句誇獎，可惜，直到汽水裏的氣泡都跑光了，水面長了綠毛，也沒見到爸媽的影子……

楊柳兒用力甩甩頭，把那些痛苦的記憶趕走，她如今可沒有空閒傷感，眼前就是金光閃閃的發財大路，她得趕緊抬腳狂奔啊。

楊杏兒見楊柳兒的小臉突然變得通紅，還以為她方才幫忙拾掇碗筷累到了，心疼埋怨道：「我一個人幫忙就好了，妳跟著瞎摻和什麼，是不是又難受了？一會見了大哥，讓他帶妳去醫館看看吧。」

「不，我不去！」楊柳兒一口拒絕了，她這會正琢磨找大哥要銅錢買材料呢，怎麼可能去醫館浪費銀錢。

「阿姊，我好著呢，妳別惦記。」說完，她又往鋪子外邊張望，急道：「大哥去哪裏了，怎麼還不回來？」

也是趕巧了，她的話音剛落，楊志就拎著一只籃子從門外走了進來，突然見到兩個妹妹坐在鋪子裏，他還以為自己看錯了。

倒是吳掌櫃方才被楊柳兒哄得開懷，這會就道：「楊小子，你家妹子來了。若是有事就帶她們去辦吧，晌午前回來就成。」

一聽到這話，楊志愣了愣，不明白掌櫃的今日怎麼這般大方，但他還是趕緊應了，「謝掌櫃的，我一定早去早回。」

楊杏兒站起身還想說她們無事，這就要回去，楊柳兒卻是笑嘻嘻同吳掌櫃行了禮，末了扯著大哥和姊姊就出了鋪子。

楊志一臉哭笑不得的被楊柳兒拉著走了好遠，忍不住開口問道：「大妹、小妹，妳們怎麼來了？難道家裏有事？」

楊杏兒狠狠掐了楊柳兒一把，好不容易停下腳，連忙整理一下被扯得歪扭的罩衣，嗔怪道：「還不是小妹，不知道又打了什麼古怪主意，鬧著要進城來。阿爹和二哥又疼她，讓我帶她來逛逛。」

楊柳兒這會已經躲在楊志身後，討好的央求道：「大哥，我要買些東西，你帶銅錢了嗎？不用很多，幾十文就夠了。」

「幾十文？這還不多啊！」楊杏兒一聽，立刻豎起眉頭又要教訓小妹。
要知道幾十文都夠買兩斤肉，燈油也能買兩斤了，怎麼能說用就用？
楊志以為楊柳兒嘴饑，想要買些吃食，雖然有些為難，但還是勸著大妹，「妳們難得進城一次，大哥這裏還有些餘錢，想要買什麼就添置一些吧。」

「大哥，你也嬌慣小妹，她再這樣下去怎麼得了！」楊杏兒氣得跺腳，作勢還要打妹妹。

楊柳兒卻是不怕，她心裏最清楚，姊姊才是家裏最嬌慣她的那一個。

果然，就見楊杏兒的手掌高高舉起，輕輕落下，比撓癢癢還要輕三分。

楊志看著兩個妹妹這般也笑了，一手一個牽著她們往前走。

楊杏兒要去賣鞋墊，三人就先找了熟悉的雜貨鋪子，可一雙花色配得極好，繡工也精湛的鞋墊，才賣得八文錢，而這三十二文銅錢就是楊杏兒挑燈熬夜一個月的所有收入，可惜還沒捂熱，楊柳兒就跑到鋪子放調料的木箱前嚷著，要夥計稱半斤最細最純的口鹹，當即就花了三十文，看得楊杏兒心頭滴血。

這還沒完，出了雜貨鋪子，楊柳兒又扯著兄姊奔進藥鋪子，不問診也不買藥，直接喊藥童包了一兩乾薄荷葉，這次楊志沒讓大妹掏錢，直接付了十六文。

他本以為小妹還要再買些吃食，沒想到楊柳兒卻把兩個紙包小心翼翼地放進籃子裏，開口就要回家了。

楊志滿心疑惑，指了路邊賣花生糖的小販，還想再挽留幾句，楊杏兒卻是生怕楊柳兒再買什麼古怪東西，浪費銀錢，匆匆同大哥擺了擺手就扯著楊柳兒出城，楊志站在街上望著已經看不到兩個妹妹的街口，好久才無奈的笑著搖搖頭，難道是他離家太久了嗎，怎麼好似妹妹突然就長大了，都不用他護著了？

許是心裏有生財大計撐著，回家的十幾里路，楊柳兒幾乎是一口氣跑回去的，楊杏兒累得氣喘吁吁，猜測著妹妹是不是吃了什麼神藥了。

楊柳兒沒功夫理會楊杏兒的想法，一進家門就跑去灶間燒水。家裏一日只有一擔水的用度，她不敢浪費，只舀了兩瓢倒進鍋裏，又取了兩片乾薄荷扔進去一同煮。
春日天乾，楊山手巧，鍋灶搭得也極好燒，待得楊杏兒進屋換下罩衣，趕到灶間探看的時候，正好逮到楊柳兒抱著糖罐子往水裏加糖霜。

這一瞧，讓她心疼得連嘴唇都抖了，上前劈手就奪了罐子，罵道：「妳這敗家丫頭，這糖霜還是過年那會舅舅給的呢，統共就這麼半罐，都糟蹋光了，看妳以後喝藥湯的時候怎麼辦？」

楊柳兒已經放好了糖，也不理會楊杏兒埋怨，笑嘻嘻地又往水裏添了兩勺醋，氣得楊杏兒真想把她扔水裏洗洗腦子。

姊妹這麼鬧著的功夫，鍋裏的水散了熱氣，徹底涼下來了。

楊柳兒翻了個乾淨罈子放在一旁，麻利的把水盛了進去。楊杏兒嘴硬心軟，生怕妹子累到，就想上前幫忙，不想楊柳兒卻是抬手往罈子裏加了些口鹹，然後扯著她避到一旁。

罈子裏本來是平靜的糖醋水，可不知為何突然像沸騰了一樣，劇烈的顫動起來，偶爾還有水花濺出罈子外。

楊杏兒見狀，驚得小臉都白了，下意識把小妹塞到自己身後，哆嗦著嚷道：「妳這是放了什麼，水怎麼沸了，會不會炸掉啊？」

楊柳兒順勢趴在姊姊那並不怎麼寬厚的肩膀上，一邊貪婪的感受著溫暖，一邊懶洋洋地應道：「放心了，阿姊，那水就是看著嚇人，其實一點都不熱。一會妳嘗嘗就知道了。」

聞言，楊杏兒一臉半信半疑，到底還是拉著她又退了幾步，直到罈子裏半點動靜都沒有，這才放小妹過去。

取來勺子，楊柳兒舀了一點嘗嘗味道，自覺還算過得去，於是就送到姊姊嘴邊。

楊杏兒本還有些害怕，但見小妹喝了都沒什麼問題，也閉著眼睛喝了一口。入口的酸甜味道，夾雜著一種難得的涼爽，最古怪的是舌尖居然有氣泡在不斷破碎，真是有趣又新奇。

她忍不住又喝了一口，末了驚奇問道：「妳這是做的什麼，怪好喝的。」

楊柳兒得意的晃晃小腦袋，連帶著兩條略顯枯黃的小辮子也在擺動。

「阿姊，這叫汽水。家裏材料簡單，做出來的味道一般，若是有蜂蜜和糖晶或者能榨汁的酸果子，味道一定比這好喝多了。」這裏的糖晶，便是後世的冰糖。說罷，楊柳兒略帶期盼的拉著楊杏兒問道：「阿姊，妳說咱們把這汽水拿去縣城賣，兩文一碗，會不會有人買來解渴？」

楊杏兒本來還想再舀兩口喝，聽到小妹這話，眼睛就是一亮，「我倒是見人家賣大碗茶，一文錢一碗。這個水比大碗茶好喝又解渴，兩文應該不算多吧。」

楊柳兒歡喜的拍手，嚷道：「那咱們就張羅起來吧，天氣越來越熱了，起碼能做大半年的好買賣呢。」

可這回輪到楊杏兒猶豫了，遲疑道：「萬一沒人買呢？」

楊柳兒卻是不在乎，小手一揮，極豪爽的安慰姊姊，「沒人買就咱們自家喝，左右不過幾文的本錢。但萬一賣的好，一日賣五十碗的話，就有一百文銅錢，攢半個月就夠二哥交束脩了。」

楊杏兒沒想到小妹折騰這汽水，居然是為了給二哥交束脩，心裏是又酸又甜，感慨著妹妹真的懂事了。

既然要拿去城裏售賣，自然是味道越好越容易吸引客人。楊杏兒打定主意同小妹折騰這生意，就幫忙出了主意。

農家人過日子節儉，楊家這半罐糖霜還是好不容易得來的，糖晶和蜂蜜更是矜貴，自然也不好尋找，但楊杏兒有個從小一起玩耍的小妹妹叫桃花，父親是柳樹溝的里正，平日總有人求到頭上辦些小事，多少能得些好東西。

楊杏兒試著去里正家走了一趟，因為有孝在身，她不好進院子，就拉著桃花在院

外的大樹下偷偷說了幾句。

桃花是個熱心腸，正巧家裏精明的老娘不在，就跑進屋子偷偷舀了一碗蜂蜜，拿了十多塊糖晶塞給楊杏兒。

楊杏兒感激不盡，連連道謝，末了把碗藏在夾襖下往家裏走，半路上正巧瞧見兩個淘氣小子手裏掐著一個酸果，兩人啃得齜牙咧嘴的，頓時想起小妹的話，就上前討了兩個。

酸果就產自村外灌木叢的藤蔓上，秋天幾乎遍地都是，味道酸得厲害，兩個淘氣小子也不過就是啃著玩、沾著嘴，但楊杏兒這一討要，兩人又有些不捨，扭扭捏捏的不肯相讓。

楊杏兒看了是又好氣又好笑，取了兩塊糖晶塞到他們嘴裏，立刻就換回七八個酸果。

楊柳兒在家越琢磨，越覺得這汽水的買賣是條好財路，急得恨不能立刻就抱去縣城售賣，好不容易盼得姊姊回來，一見蜂蜜和糖晶都借到了，酸果更是同前世的檸檬沒什麼區別，她喜出望外，立刻動手又做了半罈子加強版汽水。

這次的味道果然更上一層樓，酸甜味道比糖醋兌出來的更自然，特別是加了蜂蜜以後，隱隱又多了一種花香。

姊妹倆這一折騰就是大半個時辰，待得楊山和楊誠從田裏回來，見飯桌空空就問道：「妳們沒進城嗎？」

楊杏兒這才想起還沒做午飯，眼見楊柳兒開口要應答，趕緊扯了妹妹一把，含糊道：「阿爹，你們回來了。小妹有些懶得動，我這就做飯。」

楊山聽了倒也沒深究，小女兒自從病癒就變得精靈古怪，許是臨出門嫌累又改主意也說不定，倒是楊誠掃了一眼地上的罈子，正想問些什麼卻被楊柳兒抱住胳膊，拉了出去。

楊杏兒麻利的拾掇了灶間就開始做飯，家裏也沒有魚肉之類需要火候的吃食，不過是雜糧粥、雜糧團子和醃菜，不過片刻就端上了桌子。

楊柳兒心裏惦記著明日進城，吃進嘴裏的東西根本沒嘗出味道，難得沒有皺著眉頭、苦著臉，楊誠見了就更疑惑了，下午出門的時候，他藉口肚子痛要蹲茅廁，就多留了一會。

楊杏兒也沒想瞞著二哥，二哥雖然讀了幾年書，卻不像那些酸秀才一樣清高傲氣，反倒比別人明事理。倒是父親有些死腦筋，抱著農人比商賈高貴的想法，不願兒女自貶身分，若不是當初家裏日子實在不好過，他也不會同意大哥進城去做學徒。果然，楊誠嘗了兩個妹妹琢磨出來的成果也很是喜歡，甚至建議道：「這一路上有十幾里的路程，妳們抱著罈子太累了，氣泡也容易晃沒了，不如只做些酸甜汁，進城之後找大哥幫忙燒水，到時候再摻調進去就是了，碗盤之類也在大哥鋪子借用，但一定要給吳掌櫃銀錢，省得大哥難做人。」

「呀，還是二哥聰明，我也是這麼想的。」楊柳兒歡喜拍手，小臉上滿是得意，惹得楊杏兒伸手點她腦門，「妳這是在誇二哥嗎，我怎麼覺得妳在誇自己？」

楊柳兒一臉笑嘻嘻的不同姊姊爭辯，兄妹三個又商量了幾句，楊誠就趕緊上山去

做活了，省得父親起疑。

楊柳兒姊妹忙著準備好汽水原漿之後，又把罈子抱去屋子角落裏存好，之後就滿心雀躍盼著明日到來。

這一晚，楊家四口中的三口都是輾轉反側，沒有睡好。

Crescent